

論現代湘語中的覃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ruiwen@gate.sinica.edu.tw

提要

中古咸攝一等有兩類，分別是覃韻和談韻。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來看，在唐代初期南人能區分覃談，北人則不分。換言之，覃談有別可以用來區分當時的南北方言。湘語是否區分咸攝一等覃談兩韻，在這個議題上學者之間看法也不一致。本文透過十二種現代湘語方言的考察，探討湘語中覃談兩韻的分合以及音韻對比，並嘗試擬測原始湘語中覃談兩韻的對立。本文一方面參考《切韻》框架進行湘語方言的語音對比，另一方面則從湘語口語詞彙入手，考訂其中存在的覃韻鑒別詞。本文的結論是：1.就語音而言，湘語婁邵片方言保存原始湘語中覃談有別的特徵，長益片及溆浦片則已經合流。2.就詞彙而言，本文歸納出湘語中能夠區分覃談兩韻的四個覃韻鑒別詞「勘函恰署」。這四個口語詞彙在各湘語方言中或多或少保存。3.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共同湘語（proto Xiang）的覃韻見影系韻母可以構擬為*-oN/*-oʔ，而談韻見影系韻母則可以構擬為*-aN/*-aʔ。這顯示湘語局部地保留覃談兩韻的區別。就演變而言，原始湘語中的*-oN/*-oʔ韻母有元音分裂（vowel breaking）的傾向，因此在現代湘語方言中反映的形式多半為-uě、-uẽ、-ua、-ue等。

關鍵詞

湘語、重韻、覃談有別、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1 前言¹

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有所謂「重韻」的對立。所謂「重韻」，係指同攝同一等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音類，例如蟹攝一等哈泰、止攝三等支脂之微、遇攝三等魚虞等。觀察現代漢語方言是否存在重韻的區別，對於理解漢語方言及漢語音韻史是相當重要的，其重要性可以從兩方面來申述。首先，就現代漢語方言而言，觀察重韻的分合可以建立現代方言與早期漢語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聯繫。其次，就漢語音韻史而言，現代方言重韻上的語音表現有助於我們理解早期系統中若干音類的實質內涵，進而構擬具體音值。

1 本文初稿曾於2017年10月26-27日在中國湖南湘潭大學舉辦的「湖南方言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與董忠司、姚榮松、洪惟仁、程俊源、張惠英、伍巍、覃遠雄等諸位學界先進切磋討論，獲得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文稿修訂並投交本刊之後，復得四位審查人惠賜深入且富有建設性的審查意見，進而使本文減少諸多疏漏，亦此一併致謝。當然，文中倘有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本文關注的覃談兩韻，屬於咸攝開口一等重韻，與覃談相應的入聲分別為合韻和盍韻。為便於行文，文中提到咸攝開口一等重韻時都以平賅上去入，只在必要時將入聲韻獨立出來說明。

在進入湘語的討論之前，我們先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說明覃談兩韻在漢語文獻中呈現的歷史來源與分合關係。

首先，由上古韻部的觀點來看，中古覃韻屬於上古侵部一等，中古談韻則屬於上古談部一等。（董同龢1993：284–286）在李方桂（1980：45、57）的上古音系統中，侵部一等為*-əm而談部一等為*-am，兩部的差異為主要元音不同。

其次，根據周祖謨（1993）一系列對兩漢至隋代歷代詩人用韻的研究，他指出上古侵部在兩晉時期逐漸分為侵、覃兩部；與之相應，談部也逐漸分為鹽、談兩部。進入南朝劉宋時期之後，侵、鹽、覃、談已經是獨立的四個韻部。可以與之相互印證的是唐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四聲韻目下所提供的早期五家韻書的注解，²這些注解可以提供晉代以後至齊梁時代南北語音的情況。（周祖謨1966：446）在這些注解中，覃、談兩韻都是有別的。韻目下的五家韻小注顯示在齊梁時期，南方與北方都是覃談有別。這也正是陸法言的《切韻》將覃、談兩韻分立的實際語音基礎。綜而言之，六朝時期不論是詩人用韻或韻書分類，覃、談兩韻都是從分的。

再者，覃談兩韻是在何時、何地開始發生語音上的混讀呢？根據目前所知，覃談兩韻混讀的情況，大抵出現在隋唐時期北方地區的文獻資料。丁鋒（1995）曾經整理過覃談兩韻在隋唐時期在韻書中的分合情況，現在引述如下：（下表刪去原表中的吳音，《切韻》與西北敦煌的材料是我們補入的）

表1 隋唐時期覃談兩韻在韻書中的分合

材料 ³	切韻	玄應	顏師古註	晉書音義	五經文字	慧琳	西北敦煌
年代	601	638–649	645	747	776	789	8–10世紀
地域	金陵鄴下	長安	關中	洛陽	長安	秦音	西北（隴）
覃談分混	分	分	混	混	混	混	混

根據上表，六朝以來持續有別的覃談兩韻，到了7世紀中顏師古《漢書註》時開始混用。然而與顏師古註時代相當、地域相近的玄應卻仍可以區分覃談兩韻，理由為何？周法高（1948）已經指出，玄應的反切系統和《切韻》很接近，都代表著唐初士大夫階級的讀書音，其中覃韻與談韻反切截然不混，入聲亦然。董志翹（2000：374–375）指出，玄應反切中涉及的方言包括江南、山東、關中、關西、中國、巴蜀、幽州和冀州等地，大致為南北之別。如果玄應只採用長安音，不會又提關中；若只使用洛陽音，也不會再提中國。由此看來，玄應所注決不會是長安音，而是一種近於當

2 根據《切韻》序，這五家韻書分別是：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和杜臺卿《韻略》。五家韻書是陸法言編纂《切韻》的主要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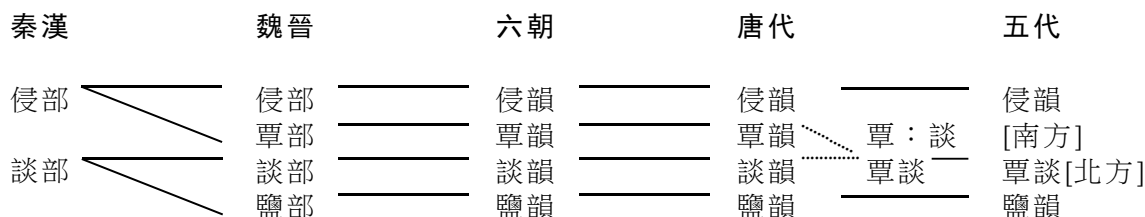
3 表中北方方言的文獻資料是：玄應《一切經音義》、顏師古《漢書註》、何超《晉書音義》、張參《五經文字》以及慧琳《一切經音義》。

時讀書音的語音系統。另外，徐時儀（2005：9）仔細考察玄應反切的來源，結論認為「《玄應音義》與《玉篇》、《切韻》乃至《韻集》的基本音系相同，其注音的依據是當時的通語讀書音」。

顏師古註的性質則與玄應反切不同。謝紀鋒（1992）詳細分析了《漢書註》中的反切，指出顏師古註在韻類上有8項與《切韻》不同，其中第7項是：覃談韻系混淆、咸銜韻系混淆、鹽添韻系混淆。也就是說，咸攝內一等重韻、二等重韻以及三四等韻各自相混。謝紀鋒（1992）對此的解釋是：「顏氏音系與《切韻》音系絕大部分是相合的，只有個別地方不相合。不相合的地方應該理解為《切韻》音系無法在當時通用語中實踐的部分」。這裡所謂「無法在當時通用語中實踐的部分」，可以理解為關中地區實際語音已發生了變化，不能再與隋及初唐的分類相合，亦即覃談兩韻在當時的關中口語已經不能區分。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以覃談兩韻而言，玄應音切區別覃談的性質是雅言，反映的是六朝至唐初這一階段的讀書音系統；顏師古註不分覃談的性質是方言，反映當時關中地區的實際口語。

平田昌司（2002）針對唐人科舉用韻有過深入的探討，他指出唐代初期許敬宗等人制定科舉用韻時，對於韻目之同用獨用大體仍遵循齊梁以降江東詩文的矩矱。平田（2002：336）的結論指出，覃談兩韻性質上「是在南北朝末期至唐代前期之間出現的『北人不分，南人能分』的語音現象」。結合上述覃談兩韻歷時變遷的探討，我們認為這個結論相當可靠。

綜而言之，漢語音韻史及相關漢語文獻的研究顯示，到了唐代初期，覃談兩韻只有南人還能區分，至於北人基本已經混同。從上古秦漢到晚唐五代這段時期，漢語文獻上所呈現的覃談兩韻歷時變遷如下：



由此可知，覃談兩韻的分合是可以區分早期南北方言的一項音韻特徵，具體的時間點落在南北朝末期到唐朝前期。換句話說，咸攝一等覃談兩韻的分合關係，具有區分早期南北方言的重要功能，符合丁邦新（1998[1982]：168）所說「區分大方言的早期歷史性條件」。本文便是要以現代湘語方言為對象，探討湘語中是否存在覃談兩韻的區別？若答案是肯定的，在湘語中如何體現？同時，覃談兩韻在原始湘語（proto Xiang）中的音韻形式是甚麼？

本文對於中古音聲母韻母的表述，主要根據董同龢《漢語音韻學》（1993），以「系」稱呼成套的聲母。例如「幫系」指「幫滂並明」、「見系」指「見溪群疑」、「影系」指「影曉匣喻」，不使用「組」這個名稱。

本文共分6節。第1節為前言；第2節探討漢語方言覃談兩韻的分合；第3節羅列覃談兩韻在湘語中的語音對比；第4節由詞彙觀點考察湘語中的覃韻鑒別詞；第5節擬測共同湘語中覃韻的語音形式並描述其演變；第6節是結論。

2 漢語方言中覃談兩韻的分合

有關漢語方言中覃談兩韻的分合，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觀察。早期有董同龢（1944：111），他在探討上古葉部與談部時，提到現代吳語方言有可分覃與談的，談韻字的元音總是跟寒韻字相同，如蘇州、上海：籃（談） le =難（寒） ne ≠南（覃） no 。⁴ 同時董同龢（1944：112）也已經指出，從現代吳語方言來看，覃韻的來源該是一個央元音。之後的學者如河野六郎（1979）曾探討吳語中覃談兩韻的對立。吉川雅之（1995）則根據現代漢語方言中覃談兩韻的表現，將之區分為七種類型。王洪君（1999）則聯繫蟹攝一等重韻哈泰以及咸攝一等重韻覃談的現代語音，把現代方言區分為五種類型：

表2 現代方言覃談兩韻關係的類型

	代表方言	覃談兩韻的關係
一型	閩語	覃見系/非見系≠談見系/非見系
二型	吳語	覃=談見系≠談非見系
三型	粵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	覃談見系≠覃談非見系
四型	核心晉語	白讀：覃談見系≠覃談非見系 文讀：覃見系/非見系=談見系/非見系
五型	北方方言	覃見系/非見系=談見系/非見系

其中湘方言與粵方言、客家方言同屬一型，都是覃談見系≠覃談非見系。簡言之，王洪君（1999）的分析顯示湘語屬於覃談無別的方言，並且覃談兩韻合併後，因聲母條件而分化。

之後，吳瑞文（2004）廣泛地考察了漢語方言中覃談兩韻的關係，結論認為吳語、贛語、湘語都是覃談有別的方言，粵語、客家話、山西方言（晉語）及官話都是覃談無別的方言。研究結果顯示，吳語、贛語、湘語都有一個導源於中古時期江東方言覃談有別的音韻層次，粵語、客家話、山西方言（晉語）及官話則是來自中古時期北方方言，因此覃談兩韻不存在分別。⁵

就湘語而言，吳瑞文（2004：166）指出在湘語內部覃談分合類型包括：

表3 湘語覃談的分合類型

	長沙型		漣源型		湘鄉型		湘潭型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端精系	a	a	ua	a	ia	ia	an	an
見影系	o	a	ue	a	ia	ua	an	an

4 原文未標註聲調。

5 個別漢語方言的細緻研究也對王洪君、吳瑞文等人的推論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嚴修鴻、余頌輝（2013）詳細論述客家話區別覃談兩韻的同源詞，主要表現為 em/ep 或 em/ep ，值得參看。

其中長沙型、漣源型及湘鄉型都屬覃談有別，而湘潭型則是覃談無別。

稍後鮑厚星（2006：15–16）指出，湘語長益片岳陽小片咸攝一等覃談也存在對比：南lən2—藍lan2，蠶tsən2—慚tsan2。從材料上看，長益片岳陽小片的覃談對比主要在非見系聲母之後，與王洪君（1999）的二型（吳語）和吳瑞文（2004）的贛語南昌型相同。最近，彭建國（2010：217）對湘語進行了相當全面的歷史層次分析，結論指出：現代湘語任何一種方言都不能夠區分重韻，也看不出任何區分過重韻的痕跡。

根據以上的討論，不難發現就「湘語是否能夠區分咸攝一等覃談重韻」這個議題，學者之間存在正反不同的意見。本文將擴大觀察的面向，同時觀察陽聲韻及入聲韻，以求獲得更全面的認識。在方法論上，本文採取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利用《切韻》提供的框架來觀察湘語中覃談兩韻的語音對當。此外，我們也從湘語口語詞彙入手，結合本字（語源）的考證，從語音及詞彙兩方面進行更深入的觀察。

3 覃談兩韻在湘語中的語音對比

本節就咸攝開口一等覃談兩韻在湘語中的規則對應以及語音形式進行分析。與覃、談兩陽聲韻相承之入聲韻分別為合、盍，以下分別探討陽聲與入聲。

為求完整呈現湘語的面貌，在選點上根據鮑厚星（侯精一主編2001）所提出的湘語分區方案，選取十二種湘語進行比較。根據鮑厚星（侯精一主編2001：116）的說明，湖南省境內的湘語可以分為三片，分別是長益片、婁邵片以及辰溆片。我們選取的方言點包括：長沙、湘潭、衡山、益陽、衡陽（以上長益片）、雙峰、婁底、漣源、湘鄉、邵陽、新化（以上婁邵片）以及溆浦（辰溆片）。⁶至於湘語中的土話及鄉話等特殊的方言，鑒於這類方言與湖南地區的苗瑤語及其他數民族語言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本文暫時不論。

3.1 覃談陽聲韻字在湘語中的語音對比⁷

覃談兩韻是一等，中古聲母分布於端系、精系、來母、見系和影系。⁸從可以區分覃談兩韻的吳語和贛語來看，早期聲母的發音部位（舌尖音或舌根音）所造成的今讀韻母分化現象，是觀察覃談兩韻分合的一個重要窗口。基於學界既有的研究經驗，以下我們在呈現語料時，也將咸攝覃談端精系字與見影系字分開來觀察。首先請看覃談兩韻陽聲韻字在非見系字後的規則對應：

6 本文使用的湘語語料出處如下：長沙根據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云姬（1998）、湘潭根據曾毓美（1993）、衡山根據彭澤潤（1999）、益陽根據崔振華（1998）、衡陽根據李永明（1986）、雙峰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編（2008）、婁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1987）及顏清徽、劉麗華（1998）、漣源根據陳暉（1999）、湘鄉根據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1993）、邵陽根據儲澤祥（1998）、新化根據羅昕如（1998）、溆浦根據賀凱林（1999）。

7 本節探討湘語陽聲韻字所使用的資料，主要參考吳瑞文（2004：162–163）的觀察，並在這個研究基礎上加以增補。

8 為了行文方便，除非另有說明，我們下文凡提到端精系時，都包括來母，以求簡潔。

表4 現代湘語覃談陽聲韻字在端精系後的讀音

	覃韻				談韻			
	潭	南	蠶	簪	淡	膽	籃	三
長沙	tan2	lan2	tsan2	tsan1	tan6	tan3	lan2	san1
湘潭	dan2	nan2	dzan2	tsan1	dan6	tan3	nan2	san1
衡山	thæ2	læ2	tshæ2	tsæ1	tæ6	tæ3	læ2	sæ1
衡陽	tan2	nan2	tsan2	tsan1	tan6	tan3	lan1	san1
益陽	tâ2	lâ2	lâ2	tsâ1	tâ5	tâ3	lâ2	sâ1
雙峰	dæ2	læ2	dzæ2	tsæ1	dæ6	tæ3	læ2	sæ1
婁底	dâ2	nâ2	dzâ2	tsâ1	dâ6	tâ3	nâ2	sâ1
漣源	ta2	la2	tsa2	tsa1 tsua1	ta6	ta3	la2	sa1
湘鄉	diâ2	niâ2	dziâ2	tciâ1	diâ6	tiâ3	niâ2	ciâ1
邵陽	dâ2	nâ2	dzâ2	tsâ1	dâ6	tâ3	nâ2	sâ1
新化	dhâ2	lâ2	dzhâ7	dhâ1	dhâ5	tâ3	lâ7	sâ2
溆浦	dê2	lê2	dzê2	tsê2	tê6	tê3	lê2	sê2

表5 現代湘語覃談陽聲韻字在見影系後的讀音

	覃韻				談韻			
	感	含	庵	暗	甘	柑	敢	喊
長沙	kan3	xan2	ŋan1	ŋan5	kan1	kan1	kan3	han3
湘潭	kan3	fan2	ŋan1	ŋan5	kan1	kan1	kan3	han3
衡山	kæ3	xæ2	ŋæ1	ŋæ5	kæ1	kæ1	kæ3	xæ3
衡陽	kan3	xan2	ŋan1	ŋan5	kan1	kan1	kan3	xan3
益陽	kâ3				kâ1	kâ1	kâ3	xâ3
雙峰	kæ3	γæ2	ŋæ1	ua5 ŋæ5	kæ1	kua1 kæ1	kæ3	xæ3
婁底	kuẽ3	γã2	uẽ1	uẽ5	kuẽ1	kuẽ1		xã3
漣源	ka3	xa2	ŋa1	ŋa5	ka1	ka1	ka3	xa3
湘鄉	kuã3	γiã2	uã1	uã5	kuã1	kuã1	kuã3	(ciã3)
邵陽	kâ3	γâ2	ŋã1	ŋã5	kâ1	kâ1	kâ3	xã3
新化	kâ3	γâ2	ã1	ã5	kâ1	kâ1	kâ3	xã3
溆浦	kẽ3	hẽ2	ŋẽ1	ŋẽ5	kẽ1	kuẽ1 kẽ1	kuẽ3 kẽ3	hẽ3

根據以上湘語覃談兩韻的同源詞表，我們可以知道：

1. 長沙、湘潭、衡陽的覃談兩韻都還保持為-n韻尾。從古音的框架來看，這個-n可能來自更早的*-m。其他湘語方言有已經鼻化的，也有連鼻化成分都丟失，進一步成為陰聲韻的（例如漣源）。
2. 根據以上的同源詞表，屬於長益片的五種湘語方言基本上都不能區分覃談兩韻。益陽方言的覃韻見系同源詞未見含、庵、暗等讀音，是材料上的限制。
3. 從同源詞表來看，屬於婁邵片的六種湘語中，雙峰、婁底、漣源、邵陽和新化也都不能區分覃談兩韻。覃談兩韻在漣源不分聲母條件都讀為-a，簪在漣源有tsa₁、tsua₁兩讀，後文將從演變的觀點說明tsua₁的來歷。至於邵陽則都讀為-ã。雙峰和婁底情況稍稍複雜。雙峰覃談兩韻端精系都讀為-æ，婁底都讀為-ã，而在見影系聲母後，雙峰有-ua和-æ兩讀，婁底有-uẽ和-ã兩讀。從音讀的性質來看，雙峰的-æ和婁底的-ã均屬於文讀音，至於-ua和-uẽ則屬於白話音。簡言之，婁底方言覃談兩韻見影系字白話音都是-uẽ，不能區別。
4. 屬於辰溆片的溆浦方言，也是不能區分覃談的類型，具體音讀表現與婁底基本一致。溆浦方言覃談兩韻在端精系聲母後的表現都是-ẽ；而在見影系聲母後，覃談兩韻都有-ẽ和-uẽ兩讀，其中-uẽ是白話音，-ẽ是文讀音。
5. 根據同源詞表，婁邵片湘鄉方言可以區分覃談兩韻，這個區別可以從湘鄉覃韻的口語詞彙看出若干跡象：
 - (1) 湘鄉方言「含」有ɣuã₂、ɣiã₂兩讀，其中文讀音ɣuã₂標注為文讀音，相應的ɣiã₂則為白話音，由此可見「含」讀為ɣiã₂屬於湘鄉方言中較早的層次。
 - (2) 湘鄉方言表示「蓋上」的動詞為kiã₃，其語源為咸攝一等覃韻上聲古禪切的「𩇛」，《廣韻》釋義為「方言云箱類，又云覆頭也」。湘鄉方言以kiã₃表蓋上，意義與《廣韻》「覆頭」相當，聲母、韻母以及聲調則完全符合音韻對應。《湘潭縣志·第卅四卷（上）·方言》認為表「蓋上」的kiã₃，語源為「𩇛」，且謂出自《集韻》上聲咸韻苦紺切云云。今考「苦紺切」為咸攝開口一等覃韻去聲溪母字，然今《集韻》不論「𩇛」或「𩇛」之切語均為古禪切。倘若以溪母去聲苦紺切為湘鄉方言kiã₃之本字，則聲母及聲調的對應都是例外，難以妥善解釋。附帶一提，湘鄉方言「喊」讀為ciã₃，是否對以上所說「覃談」有別構成困難？事實上不會。「喊」在《廣韻》有「呼覽」（談韻曉母上聲）、「呼賺」（咸韻曉母上聲）、「下斬」（咸韻匣母上聲）三個切語，讀為ciã₃的顯然來自「呼賺切」一讀，比較湘鄉方言「站」dziã₅、「斬」tciã₃、「咸」ɣiã₂。

上面兩條詞彙證據顯示，覃韻陽聲韻字在口語中有讀為-iã的規則對應，但以談韻陽聲韻字而言，則沒有讀-iã的規則對應。⁹ 因此我們認為，湘鄉方言在見影系後可以區分覃談兩韻：覃韻讀-iã而談韻-uã。

3.2 覃談入聲韻字在湘語中的語音對比

覃談兩韻的入聲韻字分別為合、盍兩韻。首先來觀察這兩韻的同源詞表：

9 審查人提醒我們，也許是目前所見資料有限使然。我們承認材料確實有限，並且採用第二手資料。上述說明是利用湘鄉方言內部的文白異讀及口語詞彙進行論證。由於調查不易，使用這些語料是為了尊重既有出版的研究成果，同時我們也認同作者對資料文白性質的判斷。

表6 現代湘語覃談入聲韻字的讀音

	合					盍		
	答	踏	納	雜	盒	塔	蠟	磕
長沙	ta7	tha7	la7	tʂa7	xo7	tha7	la7	kho7
湘潭	to7	tho7	no7		xo5	tho7	no7	kho7
衡山	ta7	tha7	la7	tʂha3	xa3	tha7	la7	kho7
衡陽	tao7	tha7	na2	tʂa2	xo2	tha7	la2	kho7
益陽	ta7	tha7	la7	tʂa7	xo7	tha7	la7	kho7
雙峰	ta2	tha5	la7	tʂa2	xua5	tha2	la2	kho2
婁底	ta2	tha5	la5	dzuə2	xue5	tha2	la2	kho5
漣源	ta7	tha5	la5	tʂa7	xue5	tha5	la7	kho5
湘鄉	ta2	tha5	na2	tʂa2	xuai5	tha2	na2	kho2
邵陽	ta7	tha7	na7	tʂa7	xo7	tha7	na7	kho7
新化	ta7	tha7	na7	tʂa7	xo7	tha7	na1	kho7
溆浦	to2	tho2	lo5	tʂo2	ho2	tho2	lo2	kho5

首先說明上表中的「磕」字。根據《廣韻》，磕的切語為苦盍切，石聲。「磕」在長沙、湘潭、衡陽、益陽、邵陽、新化、溆浦都與合韻「盒」同韻母，雙峰、婁底、漣源、湘鄉則有區別，其對立為ua/ue/ue：o/o。鑒於這個詞為狀聲詞，在演變上比較不容易推敲，暫時視為例外。¹⁰

另外，覃韻「雜」字在婁底方言有三種讀法：tʂa2、tʂha5 以及 dzuə2。其中 tʂha5 用於「肚雜」一詞，指雞、魚的內臟。而且這三種讀音中，以 dzuə2 為白話音。（參看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1987：297）「雜」讀為-ua 與其他湘語比較起來較為特殊，但其實相當具啟發性。後文我們將從演變的觀點對此提出解釋。

根據上表，整體而言，覃談兩韻入聲在湘語中的表現是：在端精系聲母後，多數方言已經沒有區別，對應關係主要都是單元音韻母-a、-a、-o等。在見影系聲母後，覃談兩韻入聲於長沙、湘潭、益陽、衡陽、邵陽、新化和溆浦也是沒有分別的，其對應關係是單元音的-o或-o。而在雙峰、婁底、漣源、衡山及湘鄉，覃韻入聲合韻與談韻入聲盍韻有別，具體表現為-ua：-o、-ue：-o以及-ue：-o。

3.3 小結

本節全面地考察湘語方言中覃談兩韻的陽聲韻與入聲韻，主要的發現是覃談兩韻在湘語的見影系聲母之後存在對立，且地域上集中在湘語婁邵片方言。就陽聲韻而言，保存得相對完整的是湘鄉方言。湘鄉方言覃談兩韻的陽聲韻字都有-ua的讀法，而覃韻

10 我們翻檢湘語語料，或有以「磕」這個方塊字用來指「敲打」，例如屬於贛語瀏陽「磕」kho7，義為敲打。（夏劍欽1998：176）顯然這裡的「磕」只是被借用來書寫「敲打」，並非「磕」的原義。審查人指出，這個kho7可能來自《集韻》克角切的「推」，這個看法值得重視。因此語料中的「磕」究竟用於「石聲」或「敲打」，需要更仔細的甄別。

另有 -iã 一讀，不與談韻相同，可見 -iã 是該方言中區分覃談的鑒別性韻母。就入聲韻而言，雙峰、婁底、漣源都保存覃談兩韻入聲的對立。由此可見，覃談/合盍雖然是咸攝一等陽/入相承的韻母，但由於早期的輔音韻尾不同，演變步調也不一致，形成現代湘語方言複雜的表現。

4 湘語覃談兩韻有別的鑒別詞

在上一節中，我們利用《切韻》提供的中古音框架來觀察十二種湘語方言覃談有別的語音表現。本節我們轉換視角，從詞彙來看看湘方言口語常用詞中是否能找到覃談的區別，亦即覃談有別的鑒別詞。Norman 和 Coblin (1995) 指出，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應當結合傳統的比較方法以及歷史文獻來進行，並取得平衡。在方言比較上應當離開「字」的比較，而從「詞彙」著手，同時注意相關的語法現象。各漢語方言中的口語常用詞彙係由口耳相傳，根深蒂固，但往往由於音字脫節，遂使人誤以為來源不明，無字可寫。本節探討湘語覃談兩韻有別的鑒別詞，便是基於 Norman 和 Coblin 的觀點，重點關注湘語的口語常用詞，結合語源考證以及音義關係的對當，進而找出可靠的詞彙證據。

本節比較詳細地考察四個現代湘語中常用的口語同源詞，其中有三個是前賢已經指認出來的正確語源 (etymology，也就是一般通稱的「本字」)，一個則是本文所提出的觀察。

4.1 水田或池塘的岸邊

湘語中用來指涉水田或池塘等的岸邊，或者指堤、山崖這一語義的語詞，長沙讀為 khō̃5，其語源是「塍」。(參看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云姬 1998: 187) 根據《廣韻》，「塍」，苦紺切，巖崖之下。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本字。類似的語義在各湘語方言的讀音為：衡山 khuēi5、衡陽 khuen5、益陽 khō̃5、婁底 [khuē̃5]、漣源 khuē̃5、湘鄉 [khuā̃5]、新化 khō̃5、溆浦 khuē̃5。¹¹

除去婁底和湘鄉表田岸水岸的「塍」屬於覃談無別的對應之外，以上各湘語方言「塍」的音讀都與各方言內部其他覃韻見影系字不同。整體而言，表水田或池塘岸邊的「塍」，乃是可以區別覃談兩韻的覃韻鑒別詞。¹²

4.2 心臟

湘語中用來指涉心臟這一語義的語詞，主要以「X-心」這類雙音節的形式來表達。分別是：

11 加上 [] 的讀音，表示在該方言中談韻也有這類規則對應，換言之該韻母覃談無別，下同。

12 董忠司教授 (私人連繫) 提到，有些苗瑤語方言也用類似的語音形式指稱水田或池塘等的岸邊，可能這個詞是湘語借自苗瑤語底層。我們翻檢了毛宗武 (2004: 367) 中「田坎」這個詞條，果然發現詞形上相當類似的成分。例如：勉語江底方言 liŋ31 tɕaŋ33 kham24、金門梁子方言 giŋ33 kam21、藻敏方言 ljaŋ53 ham42、湘南廟子源方言 liŋ31 tɕaŋ33 khaŋ35 等。以本文的討論而言，假使這個語詞是借自苗瑤語，由於「苦紺切」已經賦予這個借詞一個相對的音韻地位，準此作為覃韻鑒別詞是沒有問題的。再者，從語言接觸的觀點來看，誠然可以主張湘語從苗瑤語底層借來了「塍」，但也不容易排除是由湘語借給苗瑤語。這個問題值得從方言接觸的角度進一步探討。

- (1) 第一音節為l-聲母：長沙lõ2 sin1、衡陽、luen2 cin1
- (2) 第一音節為f-/v-/x-/ɣ-/ø-聲母：衡山fěi2 sin1（涵心）¹³、益陽ǰ2 cin1（房心）¹⁴、婁底[ɣuẽ2] sin1（完心）¹⁵、漣源xuẽ2 cin1（回心）¹⁶、邵陽vã2 cin1¹⁷、新化ɣõ2 cin1（房心）¹⁸
- (3) 第一音節為th-聲母：溆浦thɽu5 sã1

整體來看，湘語中（1）這類表示「心臟」的語詞，第一個音節都與表示形體的「圓」同音。就語源而言，長沙的lõ2、衡陽的luen2的lõỹ2是否來自「圓」（邪母似旋切或云母王權切），還需要探討。溆浦的thɽu5 sã1寫作「透心」。

與覃韻見影系字有關的是（2）這類形式，（1）、（3）兩類與我們的討論無關，暫時擱置。觀察（2）的詞形，可以發現表示心臟的第一個音節的語音形式很不相同，有f-、v-、x-、ɣ-、ø-等，這正是不同學者對語源認定不一致的原因。

我們認為，（2）這類形式的第一個音節語源應當是「函」（胡男切，容也），湘語方言係以「函心」來指涉「心臟」。要論證湘語以「函心」指稱「心臟」，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要解釋：首先是語音上的演變，其次是語義上的解析。

首先觀察音韻上的對當關係。衡山、益陽、婁底、漣源、邵陽、新化等各方言的「函」分別符合各自內部的演變規則。例如：衡山方言fěi2的f來自更早期的*h-加上帶有合口介音的韻母-uěi，比較衡山的「塢」khuẽi5。衡山方言的fěi2，演變過程是：huẽi2 > fuẽi2 > fěi2。邵陽方言是保留帶音聲母的湘語，中古曉、匣母字今讀包括[x、f]及[ɣ、v]，例如：海xai3、花fa1、孩ɣai2、華va2。花、華之所以讀為f-、v-乃是分別來自更早的*xua1和*ɣua2，其演變機制是合口介音-u-促使舌根擦音或喉擦音聲母唇齒化，之後-u-消失。由此可以推論，邵陽的vã2在更早的階段應當是*ɣuã2，符合「函」的規則演變。另外，透過比較婁底ɣuẽ2、新化ɣõ2的讀音，也可以證明邵陽的vã2應當來自早期的匣母而非其他聲母。漣源是已經濁音清化的湘語方言，聲母x-符合匣母的規則讀法，至於韻母讀為-ue則是鼻化音進一步丟失的結果。讀為零聲母的只有益陽方言，匣母字在益陽讀為零聲母是規則對應，例如：戶u5、下a5、河o2、猴au2、厚au5、餡ã5等。

底下列出第（2）類方言「回」、「房」、「完」等字讀音來觀察一下：

表7 回、房、完在六種湘語方言中的讀音

	衡山	益陽	婁底	漣源	邵陽	新化
回	fei2	uei2	ɣue2	xue2	vei2	ur2
房	xõ2	ǰ2	ɣoŋ2	xoŋ2	vã2	ɣõ2
完	yěi2	yě2	ɣuẽ2	ui2	zyě2	yě2
心臟第一音節	fěi2	ǰ2	ɣuẽ2	xue2	vã2	ɣõ2

13 彭澤潤（1999：184）。

14 崔振華（1998：150）。

15 顏清徽、劉麗華（1998：267）。

16 陳暉（1999：155）。

17 儲澤祥（1998：120）未標寫漢字。

18 羅昕如（1998：159）。

根據上表，首先可以排除陰聲字的「回」，因為在衡山、益陽、婁底、邵陽、新化等地心臟第一音節都帶有鼻化成分。其次，「完」的韻母在益陽、漣源、邵陽、新化不符合既有對應，亦可排除。「房」在益陽、邵陽與新化符合對應，但在婁底與漣源則有扞格。由此可見，以「回」、「房」、「完」中的任何一個做為心臟第一音節的本字，在個別方言不免遭遇困難。我們認為，只有「函」能符合對應。

婁底還有一個來自覃韻的同源詞「涵」，顏清徽、劉麗華（1998：267）記錄了婁底方言中的兩個口語詞：

完窩眼 $\gamma u\ddot{e}2 \ d\alpha\eta2 \ \eta\ddot{a}3$ 房屋牆腳排出雨水或汙水的下水道口。

完眼 $\gamma u\ddot{e}2 \ \eta\ddot{a}3$ 排水口。

從解釋來看，寫作「完」並不能表達這個語詞的語義內涵。我們認為其中的 $\gamma u\ddot{e}2$ 的本字是「涵」，華語以「涵洞」稱呼用來為道路泄水排涵的溝渠或暗管；閩南語也用「涵溝」 $am2 \ kau$ 來指陰溝、暗溝，也就是設在地下疏通汙水的溝道。由此可知，婁底的 $\gamma u\ddot{e}2 \ (d\alpha\eta2) \ \eta\ddot{a}3$ 就是「涵（洞）眼」。

附帶一提，「函」在《廣韻》錄有胡男切（覃韻一等）和胡讒切（咸韻二等）兩讀，如何判斷湘語中「函心」的「函」來自一等覃韻而非二等咸韻？¹⁹這裡可以觀察二等咸韻「鹹淡」之「鹹」的讀音來釐清這個問題。「鹹淡」之「鹹」與「書函」之「函」在中古聲母同屬匣母，聲調都是平聲，只有韻母分屬咸攝二等和一等，換言之，韻母具備最小對比（minimal pair）。觀察以下湘語方言「鹹」、「函」兩字的讀音：

表8 鹹、函在六種湘語方言中的讀音

	衡山	益陽	婁底	漣源	邵陽	新化
鹹	$x\ddot{a}2$	$\ddot{a}2$	$\gamma\ddot{a}2$	$x\alpha2$	$\gamma\ddot{a}2$	$\gamma\ddot{a}2$
函～心	$f\ddot{e}i2$	$\ddot{ɔ}2$	$\gamma u\ddot{e}2$	$xu\epsilon2$	$v\ddot{a}2$	$\gamma\ddot{o}2$

根據上表，「鹹」和「函」這兩個詞在衡山等6個湘語方言也有明顯的語音對比：益陽、婁底、漣源和新化主要元音有別，衡山則是聲母與韻母均有別，充分顯示韻母來源不同。最值得留意的是邵陽，「鹹」讀 $\gamma\ddot{a}2$ ，「函」讀 $v\ddot{a}2$ ，而「函」係來自早期的 $*\gamma u\ddot{a}2$ 。韻母中的合口介音-u-為喉音的唇齒音化製造語音條件，使得原先韻母 $*-\ddot{a}$ ： $*-u\ddot{a}$ 的分別，被進一步「重新詮釋」（reinterpretation）為聲母上 γ ： v 的分別。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論，湘語方言「函心」一詞中的「函」，是來自咸攝一等覃韻胡男切，而不是二等咸韻胡讒切。

以上解釋了「函」的讀音，接著探討語義問題。針對湘語「函心」這個詞彙的構造及語義內涵，我們可以先從華語（普通話）來理解。華語稱呼「心」的正式說法為「心臟」，從詞源上來考察，「臟」與「藏」（徂浪切）是古今字的關係，有「月」偏旁的「臟」為後起字。平聲昨郎切的「藏」與去聲徂浪切的「藏」存在音義上相當密切的關係。《周禮·天官·疾醫》載：

19 「函」的兩讀是伍巍教授提醒我們的，這個問題讓我們得以更充分而全面地論述，特此致謝。

參之以九藏之動。鄭玄注：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賈公彥疏：正藏五者，謂五藏：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

根據這段文字，所謂臟腑乃是指體內器官為人體精氣存藏之處。明人梅膺祚《字彙》曰：「臟者，藏也。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獲於肺，志藏於脾」，對這個語詞的掌握相當準確。由此可知，「藏」的平去兩讀分別表示收藏的動作與收藏的處所，語義上都與「收藏義」密切相關。

這裡可能產生的疑問是：華語「心臟」一詞與「肝臟」、「脾臟」等詞中的「臟」相同，表示人體內臟。《漢語大詞典》第七卷第394頁舉「心臟」一詞的用例來自柔石（原名趙平復，生於1902年，卒於1931年）《二月》這部小說，亦即「心臟」是個新詞。²⁰ 上面我們探討「藏」的來源時，已經指出《周禮·天官·疾醫》早已有「九藏」之說，東漢鄭玄注認為是「正藏五」（肺、心、肝、脾、腎）加上「胃、旁胱、大腸、小腸」。可見以「藏」（臟）指涉器官並非晚出新詞，至少東漢之前已有記載。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校正醫書局高保衡、孫奇、林億等奉敕據醫書局所藏的《傷寒論》、《金匱玉函要略方》與《金匱玉函經》進行校訂並刻版刊印，遂為《傷寒論》通行本。此外高、孫、林將《金匱玉函要略方》中卷的雜病部份另編纂為《金匱要略》一書。²¹ 根據《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為心藏傷所致也。

以上的「心藏」就是「心臟」，可見以複合詞「心臟」指心，時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

第二、以器官名加上「藏」（臟）構成心臟、肺臟等詞，在華語（普通話）中或許屬於晚出，現在口語仍然可以單獨說心、肝、脾、肺、腎。不過在湘語中，只有「心」是用雙音節詞形式出現，其他器官如「肝」、「肺」、「膽」、「脾」等都是單音節形式。這顯示即使同屬器官，是否以雙音節詞呈現，每個詞的步調也不一致。²²

現在回到本節討論的「函」字。《廣韻》載：「函，容也」。《詩·周頌·載芡》載：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鄭玄箋：函，含也。

又《漢書·敘傳上》載：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顏師古注：函，容也。讀與含同。

20 這條材料承審查人賜知，特此致謝。《漢語大詞典》資料根據羅竹風主編（2008），我們同時參看《漢語大詞典》網頁檢索版，該網頁訊息如下：<http://www.ivantsoi.com/hydc/d/search.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7月6日）

21 參看鄭曼青、林品石編著（1987），頁67-81。

22 有意思的是，《金匱要略》一書中有「心藏」一詞，但沒有「肝藏」、「肺藏」這類語詞，與現代湘語的情況類似。

由此可見「函」具有包容、含藏的語義，與「藏」的語義非常接近。在這樣的語義基礎上，湘語方言發展出一個與華語「心臟」（心臟）在構詞上平行的「函心」這個語詞。另外，從詞序來看，比較湘語的「函心」及華語的「心臟」，兩者的構詞方式恰好相反：構詞成分中表示含容、容藏的語詞位置不同。就詞序而言，同一個詞在南北方言中可能構造的語詞部件相同，但次序顛倒，也就是所謂的「逆序詞」。湘語也不乏類似的逆序詞，例如華語「熱鬧」一詞在婁底為 $l\alpha_5 ie_2$ 、漣源為 $l\alpha_6 i_5$ （ $< \eta i_5$ ）、邵陽為 $nau_5 ze_6$ 、新化 $l\alpha_5 z\alpha_7$ ，詞序都是「鬧熱」。²³

整體而言，湘語的「函心」與華語的「心臟」中的「函」與「藏」（臟）是語義相似的語素，透過平行構詞的手段產生指涉器官的「心」。

4.3 結交、會合製作

湘語方言中表示兩人結交以及會合而製作的動詞，乃是同音字，屬於同一個語素。在各湘語方言中的讀音及釋義如下：

- (1) 長沙 ko_7 ：結交；把幾根繩子絞在一起。
- (2) 衡山 ko_7 ：不～人，不合群。
- (3) 衡陽 kua_7 ：～朋友（交朋友，廣義）。
- (4) 益陽 ko_7 ：～人，結交人。不～，人跟人之間不合。
- (5) 婁底 kue_2 ：結交；把兩股或多股棉紗擰在一起使成線。～長生（ $d\alpha_2 se_1$ ）：做棺材。
- (6) 漣源 kue_7 ：～不得，人與人之間不合。～料，做棺材。
- (7) 湘鄉 kua_2 ：合伙，～得來。
- (8) 新化 kua_1 ：～唔得，不和睦。～老屋，做棺材。

不少湘語方言資料中將以上各義項的語源都寫作「佢」。「佢」，古沓切，併佢聚也，覃韻入聲見母字。從語義上來看，物之併聚而得以為線或棺材，人之併聚則為結交，正是準確的本字。覃遠雄（2008）曾經全面地討論過漢語方言中的「佢」和「合」，文中論述新化 kua_1 的語源為「佢」，韻母-ua為白話音，我們同意這個看法。

以上八種湘語方言的語料中，除了長沙 ko_7 之外，其他六種湘語方言的「佢」讀音都與各自方言覃韻入聲的對應不同，屬於區別覃談兩韻的覃韻入聲鑒別詞。

4.4 覆蓋、封閉

湘語中表示覆蓋、使之封閉的動詞，在長沙讀為 o_7 ，釋義為嚴密地覆蓋或封閉起來。根據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云姬（1998：90）的考證，這個語詞的語源是「罍」，「罍」，烏合切，覆蓋也，覃韻入聲影母字。從對應上看來，這個本字相當正確。類似的語義在其他湘語的讀音如下：

- (1) 衡山 o_7 ：圍堵。
- (2) 益陽 o_7 ：覆蓋。
- (3) 婁底 ue_2 ：遮蓋住或封閉起來。
- (4) 漣源 ue_7 ：捂著。
- (5) 湘鄉 ua_2 ：捂。～出汗來哒。

23 湘語中構詞語素相同但次序不同的例證，還可以參看陳暉（1999:100–101）和羅昕如（1998：117）。

衡山方言的o7是圍堵義，似乎與覆蓋義有若干差距。²⁴不過細細從語義內涵上來推敲，不論是覆蓋或圍堵，其作用都是企圖使某物封閉或與他物隔絕，差異在於方向：覆蓋屬於垂直動作，圍堵則屬於水平動作。由此看來，覆蓋與圍堵之核心內涵相同，施用之空間範疇則有不同，乃是語義發生變遷使然。其他方言都在意義上相當匹配，語音上也符合各方言內部之規則對應。

4.5 小結

歸納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在湘語方言中普遍存在好些個覃談有別的覃韻鑒別詞，分別是：塹（苦紺切）、函（胡男切）、佖（古沓切）、畧（烏合切），這些口語詞彙聲母包括溪母、匣母、見母、影母，都是早期舌根音及喉音的同源詞。上文已經看到，從語音對比的觀點而言，湘語的覃談有別主要分布於見影系聲母之後，湘語口語詞彙也有類似的表現，這兩方面的證據都顯示，湘語是一個在見影系聲母後區分覃談兩韻的方言。現在把本節討論的詞彙證據與上文討論的湘語方言語音對應放在一起，進行全面的觀察：

表9 十二種湘語方言的覃談韻母表現

	覃談陽聲韻			覃談入聲韻		
	端精系	見影系	韻母表現	端精系	見影系	韻母表現
長沙	—	—	-an	—	—	-o
湘潭	—	—	-an	—	—	-o
衡山	—	—	-æ	—	—	-o
衡陽	—	—	-an	—	—	-a/-o
益陽	—	—	-ǝ : -ã	—	—	-o : -a
雙峰	—	—	-æ/-ua	—	+	-ua : -o
婁底	—	—	-ã/-uẽ	—	+	-ue : -o
漣源	—	+	-uɛ : -a	—	+	-uɛ : -o
湘鄉	—	+	-iã : -uã	—	+	-ua : -a
邵陽	—	+	-ẽi : -ã	—	—	-a/-o
新化	—	+	-õ : -ã	—	+	-ua : -o
溆浦	—	—	-ẽ	—	—	-ɒ/-o

說明如下：

- (1) 湘語中屬於長益片的長沙、湘潭、衡山、衡陽等方言在語音上已經相當於覃談無別的方言，只有在口語常用詞彙「塹函佖畧」中還看得出一些早期區別的跡象。以口語詞彙而言，長沙方言保留了「塹佖」這兩個覃韻鑒別詞。辰溆片的

24 審查人認為衡山方言的「盒」xq3本字應當是「匣」，則衡山表「圍堵」的o7語義上有距離，讀音又似乎不能構成對應，可以考慮排除。不過我們觀察到衡山方言「盒」有x03、xq3兩種讀音，又有「佖」讀為ko7，「合」（網柴）讀為x02，因此以o7為「畧」之本字，也仍然符合覃韻入聲規則對應。由此看來，讀為xq3是「匣」，讀為x03的是「盒」，兩個讀音並不同源。

溆浦方言與長沙類似，詞彙甚至也只剩下「塍」*khuẽŋ*。長益片的益陽方言保留了「塍函俗署」四個詞，相當值得重視。

- (2) 湘語中屬於婁邵片的漣源、湘鄉及新化，藉由觀察語音及詞彙證據之後，可以發現這兩個湘語方言覃韻的陽聲韻與入聲韻都存在一個與談韻有別的語音形式，這說明更早之前的原始湘語，乃是覃談有別的一種漢語方言。
- (3) 婁邵片中的雙峰和婁底方言，在陽聲韻看不出覃談的區別，而在入聲韻合盍有區別。這顯示雙峰和婁底在陽聲韻上已經往合併的方向上走，入聲韻則仍堅守對立的型態。在此需要說明一個論述上的問題，那就是：「塍函」兩個口語詞在婁底方言中確實存在，但這兩個詞已經與談韻韻母相同，都讀為*-uẽ*，然則「塍函」兩詞是否仍然可以稱為「覃韻鑒別詞」？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所提出的「覃韻鑒別詞」是以歷史音韻的觀點來對湘語常用口語詞彙進行語源考察，先確立音韻地位，接著用這些詞彙來搜尋其他方言內部是否存在這些同源詞，進而觀察它們在該方言音韻體系中語音表現及對應情況。以婁底而言，覃韻「塍函」與談韻「柑柑」韻母相同，顯示原先不同來源的語詞在婁底內部已經混為一類，而這一變化是婁底內部自身的演變，並不意味著在歷史上「塍函」是覃談無別的詞彙。至於婁邵片的邵陽方言，目前除了表心臟的「函」*vã*可以推論來自早先的**ɣuã*之外，在絕大多數語音對應上也已經是覃談不分的局面了。

總結以上的討論，我們所獲得的觀察是：利用中古音的框架，可以發現湘語婁邵片保存《切韻》咸攝一等重韻覃談的對立，其中雙峰、婁底、漣源在入聲保留對立，湘鄉則在陽聲保留對立。至於長益片及辰溆片則無法區分覃談兩韻。

值得注意的是，湘語方言的覃談之別主要分布在見影系聲母之後，這個區別覃談兩韻的方式與吳語和贛語分布於端精系聲母之後不同，是湘語的一項重要音韻特點。回頭檢視鮑厚星（2006）所提到的岳陽方言覃談之別，岳陽方言是在端精系字環境下區分，與婁邵片的覃談有別類型顯然有異。

上文我們已經指出，岳陽方言的覃談之別與贛語南昌型屬於同一個類型，湘語中為何有贛語南昌型？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現在我們從地緣關係來考察，看看與岳陽接壤的臨湘方言情況如何。依照顏森（侯精一主編2001：150）的贛語分區，湖南省臨湘市的方言屬於贛語大通片。根據胡艷柳（2009：26）對臨湘市城關方言的觀察，臨湘城關覃談兩韻有差別。具體情況是：覃韻端見系無別，都存在文白[-an]/[-ǝ]兩讀現象；而談韻端系只有[-an]一讀，談韻見系只有[-ǝ]一讀。列表如下：

表10 贛語臨湘方言的覃談兩韻陽聲韻字

覃韻端系	貪 <i>dõ</i> ₁ 潭 <i>dan</i> ₂ / <i>dõ</i> ₂ 蠶 <i>dzan</i> ₂ / <i>dzõ</i> ₂ 男 <i>nõ</i> ₂
見系	感 <i>kõ</i> ₃ 堪 <i>gõ</i> ₁ 庵 <i>ɲani</i> / <i>ɲõ</i> ₁
談韻端系	擔 <i>tan</i> ₁ 毯 <i>dan</i> ₃ 暫 <i>dzan</i> ₆ 藍 <i>nan</i> ₂
見系	甘 <i>kõ</i> ₁ 柑 <i>kõ</i> ₁ 敢 <i>kõ</i> ₃

根據上表，岳陽方言與臨湘方言覃談都在非見系字聲母有別，兩者如出一轍。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推斷岳陽區分覃談的表現，乃是受了鄰近贛語的影響，並非湘語方言內部區分覃談兩韻的典型表現。更重要的是，岳陽方言的覃談之別不能追溯到原始湘語的階段，因為它是受其他方言影響挾帶而入的音韻層次。

5 覃談兩韻在原始湘語中的語音形式

根據以上對湘語覃談兩韻語音以及詞彙的討論，從中古《切韻》的框架來看，原始湘語（*proto Xiang*，亦即現代各湘語方言的前身）的覃談兩韻的對立在見影系聲母的環境後保存，在端精系聲母的環境後消失。換句話說，比較湘語的證據顯示，原始湘語局部地保存了中古覃談兩韻的區別。本節我們嘗試根據既有的語音表現來擬測原始湘語的覃談有別的音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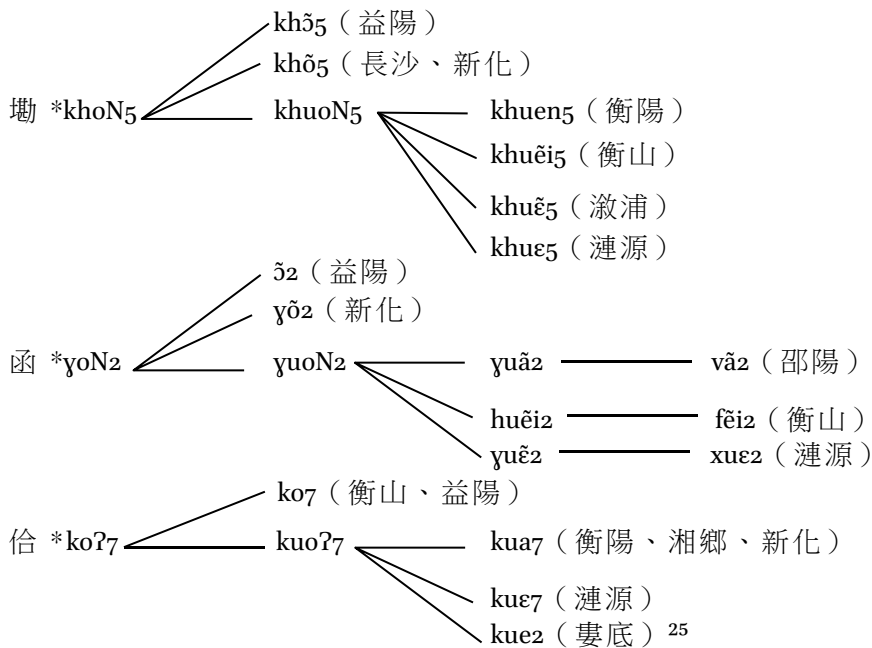
從可以區分覃談兩韻的婁邵片方言來看，覃韻陽聲字多數是複合元音：-uɛ、-iã、-ɛi，少數為-õ；覃韻入聲字多數也是複合元音：-ua、-ue、-uɛ等。基於這樣的表現，我們將原始湘語覃韻的見影系字韻母擬測為*-oN/*-oʔ，而將原始湘語的覃韻端精系字、談韻字構擬為*-aŋ/*-aʔ。這裡的*-N表示某種鼻音成分，這個成分會弱化為鼻化音甚至丟失鼻化而成為元音性韻母。我們為入聲韻構擬了喉塞尾*-ʔ，主要著眼於系統上與*-N平行。再者，對已經沒有獨立入聲調的湘語方言而言，也可以提供早期來源的線索。

覃談兩韻在原始湘語中的表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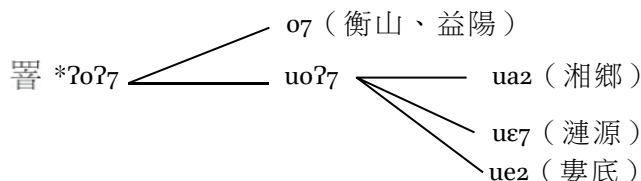
表 11 原始湘語中覃談兩韻的擬測

	覃	合	談	盍
端精系	*-aŋ	*-aʔ	*-aŋ	*-aʔ
見影系	*-oŋ	*-oʔ	*-aŋ	*-aʔ

從現代湘語方言的表現來推敲，原始湘語的*-oŋ/*-oʔ有相當強烈的元音分裂（*vowel breaking*）傾向，不少方言都曾經歷過這個音變，從而演變出今讀的形式。底下用湘語覃韻鑒別詞「勘函使畧」為例，描寫它們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的演變：



25 湘鄉「使」讀陽平調kua2，新化讀陰平調kua1，顯然是後起的調類合併，暫時從略。



給語詞擬測早期形式的目的，乃是為了解釋語音演變。將原始湘語覃韻見影系同源詞擬測為*-oN/*-oʔ，可以合理而全面地解釋現代湘語方言中紛雜的語音形式。同時，就湘語音韻史而言，[o]的元音分裂顯然是一項相當重要的音變。

覃韻*-oN/*-oʔ的擬測及元音分裂的傾向，也有助於解釋若干湘語方言中覃韻端精系字的特殊讀音。說明如下：

- (1) 「簪」在漣源方言有 tsa1、tsua1 兩讀，我們推測 tsua1 一讀來自原始湘語的 *tsoN1，演變過程為：*tsoN > tsuoN > tsuã > tsua。
- (2) 「雜」在婁底方言有 tsa2、tsha5 以及 dzua2 三讀，其中 dzua2 為婁底方言的白話音韻母。我們推測 dzua2 來自原始湘語的 *dzoʔ8，演變過程為：*dzoʔ > dzuoʔ > dzua。

請留意「簪雜」都是舌尖塞擦音聲母（古精系）覃韻字，從漣源 tsua1、婁底 dzua2 的音讀看來，其合口介音 -u 乃是因為原始湘語覃韻*-oN/*-oʔ發生元音分裂使然。

關於覃韻見系與非見系的讀音分化，從早期聲母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這是由於發音部位不同：見影系屬於舌根音及喉音，發音部位偏後；至於覃韻端精系及來母（非見系）屬於舌尖音，發音部位偏前。[o]元音本身是後元音，在部位同樣偏後的舌根音及喉音保存得比較良好。相對地，覃韻非見系字由*o變為a，是使[o]失去原有的合口徵性（[+rounded]），成為不具備合口性質的[a]（[-rounded]），之後再演變為[a]。我們認為上述演變，是湘語內部元音系統趨向「簡化」的結構變遷。

最近 Norman (2011) 提出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作為現代漢語方言（但不包括閩語）的共同音系。漢語方言通音中咸攝一等覃談兩韻韻母的擬測為：貪蠶甘*-om，答雜合*-op，臘*-ap。請留意貪、蠶、答、雜、合為覃/合韻，甘、臘為談/盍韻。咸攝一等在漢語方言通音是*-om/*-op，與咸攝二等*-am/*-ap相區別。²⁶ 把漢語方言通音的*-om/*-op與本文擬測的原始湘語覃韻*-om/*-op和談韻*-am/*-ap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原始湘語保留咸攝一等重韻的區別，表現出比漢語方言通音更早的音韻格局。請看下表：（以漢語方言通音*-om、*-am為例，K代表見影系聲母，T代表端精系聲母）

表12 漢語方言通音與原始湘語覃談兩韻的比較

漢語方言通音		原始湘語	兩者共同早期來源
*-om	└───┐	*-oN	*-om
*-am	└───┘	*-aN	*-am
		*-oN/ K _	
		*-aN/ T _	

漢語方言的*-am和*-om一律都讀為*-om，顯示無條件的合流（unconditional merge）；湘語則是*-oN在舌尖音聲母後讀為-aN，與原先的談韻合流；舌根音後的*-oN則保持不變，這是一種有條件的合流（conditional merge）。就覃談兩韻的對立而言，漢語方言

26 漢語方言通音中「臘」擬為*lap8，顯示這個語詞已經和咸攝二等「甲」*kap7是同一類。

通音與原始湘語分屬兩種類型。這一現象顯示，探討它們兩者彼此間的關係，必須從更高的語言位階上來處理，漢語方言通音不會是原始湘語的祖語。

Coblin (2011) 曾經利用12種現代湘語（共10個方言點）的材料，擬測出共同中部湘語（Common Central Xiāng）音系，這個音系建立在大量同源詞的基礎上，利用嚴謹的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建構出現代湘語的早期音韻形式。底下我們嘗試利用中古音框架，觀察共同中部湘語與覃談兩韻相關的同源詞表現：

表13 共同中部湘語的覃談兩韻同源詞

	覃韻 *an、*ɒn、*a、*uo	談韻 *an、*ɒn、*a
端精系	貪 *tham 罈 *dan2 答 *ta7 納 *na5 ~ *na7	三 *sam 談 *dan2 塔 *tha7
見影系	堪 *khon1 ~ *kham 砍 *khon3 ~ *khan3 感 *kan3 暗 *ɒn5 ~ *ŋan5 盒 *xu07 ~ *xu05 合 *xu07 ~ xu05 鴿 *k07 ~ *xu07 ~ *x05	甘 *kɒn1 ~ *kan1 敢 *kɒn3 ~ *kan3

根據Coblin的構擬，在共同中部湘語中，覃、談的陽聲韻都可構擬為*-ɒn（中古見影系聲母後）或*-an（中古端精系聲母之後），儘管*-ɒn屬於早期層次讀音，*-an屬於晚近層次讀音（Coblin 2011：232），但這兩個韻母顯然都屬於覃談無別的音韻層次。覃、談的入聲韻則有*-uo、*-a兩類，*-uo的同源詞只分布於覃韻見影系，*-a則分布於端精系。

本文第4節討論了現代湘語口語常用的四個同源詞例「勘函佻署」，其中「勘」與「函」來自*-uoN（< *-oN），「佻」與「署」來自*-uo（< *-oʔ）。換言之，本文構擬了與*-uo相應的*-uoN，乃是對Coblin「共同中部湘語」韻母系統的補充。前文提到，董同龢（1944：112）很早就指出中古時期的覃韻也該是一個央元音，從湘語的表現來看，我們認為可以擬測為舌位居央而偏後的[o]。

其他原始漢語方言的韻母擬測，對於覃談兩韻的音值也有不少極具啟發性的看法。秋谷裕幸（2003：132）所構擬的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中的覃韻端精系字為*-ā，談韻端精字為*-ā̃，可見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至少在舌尖音環境後能夠區分覃談兩韻。²⁷ Norman（1981）構擬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將覃韻「南含暗/鴿」構擬為*-əɪm/*-əɪp與*-əɪm/*-əɪp兩層，屬於六朝時期江東方言層的覃韻是*-əɪm/*-əɪp，同一層次的談韻則可擬測為*-am/*-ap。歸納起來，我們推測覃韻在原始閩語中的*-əɪm/*-əɪp、在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中的*-ā以及原始湘語中的*-oN/*-oʔ可能都來自同一個早期來源，那就是六朝時期通行於南方的古江東方言。

27 應當留意的是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覃談兩韻入聲在端精系聲母上基本是無法區別的，都是*-aʔ。

這裡連帶探討一個運用層次分析來進行古音擬測的相關問題。我們（吳瑞文2004：155）曾指出，現代處衢吳語中也有不少來自覃韻的詞彙如：「𪔐、含、涵、搯」等也是在見系或影系聲母後能夠與談韻區別。我們當時的結論認為，這些詞屬於閩語底層的遺留，主要證據來自匣母「含」的聲母讀為k-，例如慶元kəŋ2、常山goŋ4、江山goŋ4、溫州gaŋ2。從比較的觀點來看，上述讀音都與原始閩語「含」*gəim2來自同一個層次，屬於秦漢時期讀音，在時代上早於六朝時期。²⁸ 本文討論的湘語覃談有別主要著眼於六朝乃至於唐初的表現，因此不納入以上這批同源詞。另外，秋谷裕幸（2003：173）擬測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將「含」擬測為*giŋ4，將「𪔐」（𪔐，苦紺切，巖崖之下）擬測為*khā5。同為覃韻而有兩種擬音，這也說明*-iŋ和*-ā屬於不同音韻層次。總的來說，更為周延的說法應當是：浙南吳語中「𪔐、含、涵、搯」這些詞，是與閩語共有的秦漢層讀音，因此不能作為擬測六朝時期南方方言覃韻的材料。相形之下，本文討論的現代湘語「𪔐、函、佻、署」等同源詞，都屬於六朝之後的語音層次。從語音上看，湘語覃韻匣母字均來自*y-（今讀h-或f-）而沒有來自*g-（今讀k-或kh-），也說明湘語覃韻字的時代並非直接來自秦漢時期。

6 結論

本文透過十二種現代湘語方言的考察，探討湘語中覃談兩韻的分合以及音韻對比，並嘗試擬測原始湘語中覃談兩韻的對立。本文一方面參考《切韻》框架進行湘語方言的語音對比，另一方面則從湘語口語詞彙入手，考訂其中存在的覃韻鑒別詞。本文的結論是：

1. 就語音而言，湘語婁邵片方言局部地保存原始湘語中覃談有別的特徵，長益片及溆浦片則已經合流。現代湘語中覃談有別的韻母，主要分布在見影系聲母的環境，其他聲母環境已經合流。
2. 就詞彙而言，本文歸納出湘語中區分覃談兩韻的四個覃韻鑒別詞「𪔐函佻署」。這四個常用口語詞彙在各片湘語中都或多或少保存，數量不一。
3.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共同湘語（proto Xiang）的覃韻見影系聲母的同源詞可以構擬為*-oN/*-oʔ，而談韻見影系韻母以及多數覃韻端精系聲母的同源詞則可以構擬為*-aN/*-aʔ。就演變而言，原始湘語中的*-oN/*-oʔ韻母有相當明顯的元音分裂（vowel breaking）傾向，在湘語音韻史上先演變為*-uon和*-uo（參見Coblin 2011），之後在現代湘語方言中反映為-uē、-uě（陽聲韻）與-ua、-ue（入聲韻）等。
4. 與可以區分覃談兩韻的吳語和贛語比較起來，湘語區分覃談兩韻的同源詞分佈於中古見影系聲母，而吳語、贛語則在端精系同源詞後區分覃談，其音韻環境不同。換言之，同樣是局部地保留一種早期韻母的區別，吳贛兩語和湘語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從歷史的觀點而言，這是湘語有別於其他漢語方言的重要特徵。

從切韻框架來看，中古同一個韻類下不同聲母的字彼此是可以押韻的，因此必須承認同一韻類（例如覃）的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基於以上前提，中古同屬一韻類而於不同聲母（語音環境）下有不同讀音，可以合理推測為條件分化，分化後的韻母走向不

28 原始閩語中「含」的讀音根據我們（吳瑞文2018）的擬測。

同，最終形成局部區分的情況。這正是董同龢（1944）及之後學者（王洪君 1999）指出現代方言可以分「覃談」的根本邏輯。也許有人質疑，因聲母不同而有不同讀音，未必就是早期的讀音差別。然而若類似的條件分化現象在同一群方言中地頻繁出現，那麼與其視為某種偶然，毋寧承認是條件分化，進而作為討論歷史來源的基礎。至於何以不同聲母條件之後會造成不同的元音變化？又何以不同方言在不同聲母條件下或保留或合流？還可以從語音學及音韻學的觀點加以探討，本文的研究只是從歷史音韻的觀點進行了相當初步的探討。另外，本文認為覃韻*-oN/*-oʔ中[o]的元音分裂對於湘語音韻史是一項重要的音變，至於其他環境下的[o]元音是否分裂？它們分裂的具體情況為何？再者，咸攝一等覃韻是否與山攝一等寒桓在演變上有類似之處？這些問題限於本文篇幅無法細論，只能於之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由於歷史與地理因素，使得覃談有別和覃談無別等不同類型在湘語內部交錯出現，形成現今複雜的樣貌。透過深入而審慎的分析，可望還原原始湘語中存在的早期歷史性音韻特徵，從而自漢語音韻史的角度賦予湘語更符合歷史事實的詮釋與定位。

引用文獻

- Coblin, W. South. 2011.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and Coblin, W. South.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576–584.
- 丁鋒. 1995.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167–187。北京：商務印書館。（原刊於《清華學報》新14卷1、2期合刊：257–273）。
- 毛宗武. 2004. 《瑤族勉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洪君. 1999. 〈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語言研究》1：61–75。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編. 2008.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平田昌司. 2002. 〈《切韻》與唐代功令—科舉制度與漢語史第三〉，《東方語言與文化》，325–359。上海：東方出版公司。
- 吉川雅之. 1995. 〈咸攝一等重韻（舒聲）〉，《中國の方言と地域文化（2）：漢語方言地圖集》（日本文部省科研報告集，代表者：平田昌司），39–47。
- 吳瑞文. 2004. 〈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聲韻論叢》13：147–186。
- 吳瑞文. 2018.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36.3：91–161。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永明. 1986. 《衡陽方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 1987. 〈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方言》4：294–305。
- 周法高. 1948. 〈玄應反切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冊：359–444。
- 周祖謨. 1966.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問學集》，434–473。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 〈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270–404。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收錄：〈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頁270–404）、〈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頁434–473）。
- 周祖謨. 1993. 〈兩漢韻部略說〉，《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130–137。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 周祖謨. 1993. 〈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224–250。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 周祖謨. 1993. 〈劉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 《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 190–223。北京: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 周祖謨. 1993. 〈魏晉音與齊梁音〉, 《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 161–189。北京: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 河野六郎. 1979. 〈吳方言における咸攝一等重韻の扱い方について〉, 《東洋研究》53: 39–63。
- 侯精一主編. 2001.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 好文出版。
- 胡艷柳. 2009. 《湖南省臨湘市城關話語音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夏劍欽. 1998. 《瀏陽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徐時儀. 2005. 〈玄應《一切經音義》注音依據考〉, 《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 5–9。
- 陳暉. 1999. 《漣源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彭建國. 2010. 《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 湖南大學出版社。
- 彭澤潤. 1999. 《衡山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曾毓美. 1993. 〈湘潭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4: 295–305。
- 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湘鄉縣志·卅四卷(上)·方言》, 924–964。長沙: 湖南出版社。
- 覃遠雄. 2008. 〈漢語方言中的“恰”與“合”〉, 《語文研究》1: 35–40。
- 董同龢. 1944. 《上古音韻表稿》。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董同龢. 1993. 《漢語音韻學》。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 董志翹. 2000. 〈《切韻》音系性質諸家說之我見〉, 《中古文獻語言論集》, 363–383。成都: 巴蜀書社。
- 鄭曼青、林品石編著. 1987. 《中華醫藥學史》。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云姬. 1998. 《長沙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鮑厚星. 2006. 《湘方言概要》。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儲澤祥. 1998. 《邵陽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謝紀鋒. 1992. 〈《漢書》顏氏反切韻母系統的特點〉, 《語言研究》第2期: 110–118。
- 顏清徽、劉麗華. 1998. 《婁底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竹風主編, 中國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 2008. 《漢語大詞典》。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 羅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羅杰瑞(Jerry Norman)著, R.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張艷紅譯. 2011. 〈漢語方言通音〉, 《方言》2: 97–116。
- 嚴修鴻、余頌輝. 2013. 〈客家話覃談有別的存古層次〉, 《語言科學》12.3: 277–290。

On Tán/Tán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Xiang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ruiwen@gate.sinica.edu.tw

Abstract

According to Qièyùn, Tán (覃) and Tán (談) are two distinct rhymes, i.e. double rhyme, in Xián Shè Grade I. From the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perspective, the Northern people who spoke the Northern dialect started merging Tán / Tán distinction at early Tang Dynasty but, relatively, the Southern people retained it. In other words, Tán / Tán distinction is an important phonological feature to divide the early Chinese dialects into Northern group and Southern group. Recent researches shows that Tán / Tán distinction still obtain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Wú, Mǐn and Gàn dialects. However, the question ‘if Tán / Tán distinction obtains in modern Xiang dialect’ is under debate until now.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examine 12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explore the phenomena and phonological contrast in Xiang dialect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lso tried to reconstruction the proto forms for Tán / Tán rhymes. This article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phonological contrast provided by Qièyùn framework but also noticed the colloquial lexicons, which retained the early distinc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viewpoint of phonological contrast, only one kind of Xiang dialect subcategories, i.e. Lóu-Shào Piàn, obtains Tán / Tán distinction. The distinction has been dropped in Cháng Yì Piàn and Xù Pǔ Piàn.
2.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lloquial lexicon, there are still four lexicons with Tán / Tán distinction. Those lexicons are distributed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more or less.
3.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Tán (覃) rhyme after velar initials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oN and *-oʔ and the Tán (談) rhyme as *aN and *aʔ after the same initial environment. It shows that Tán / Tán distinction is partially remained in Xiang dialects. The main vowel *-o in *oN and *-oʔ finals tends to vowel breaking and so the reflections of *oN and *oʔ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include -uě, -uẽ, -ua and -ue etc.

Keywords

Xiang dialect – double rhyme – Tán / Tán distinction – comparative method – historical linguistics